

这个例子 是个教训

路边修车不能大意

□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张治东

本报讯 三轮车在马路边发生故障，齐某下车维修时被一辆货车撞上身亡。虽然，齐某的家属获得了24万元赔偿，但是，因为他在维修车辆时，没有按照规定设立警示标志，而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还要向对方赔偿20%的维修车辆费用。

路边修车三轮车车主被撞身亡

今年7月1日凌晨1时许，齐某驾驶三轮车行至南四环一根电线杆处发生故障，他将车停下开始维修。货车车主郭海明雇用弟弟郭海亮驾驶货车，沿南四环由东向西行驶，与齐某的三轮车相撞。正在三轮车左侧的齐某当场死亡。经认定，司机郭海亮负事故主要责任，齐某负次要责任。

双方对赔偿事宜协商无果，死者家属将郭海明诉至法院，要求其按事故80%的责任赔偿25万元的损失。

死者要承担对方20%修车费

郭海明称，齐某也有责任，停车维修没有明显的警示标志，这才是造成事故的原因，对他的损失也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应赔偿他的损失3778.4元。

法院审理认为，死者齐某负事故次要责任，郭海明所雇用的司机郭海亮负主要责任。二七区法院判决，郭海明向死者家属支付各种费用24万余元。死者家属向郭海明支付总车损费9446元的20%即1889.2元。

马上提醒：停车维修要示警

该案有了一个初步结果，但办案法官提醒，机动车行驶中，因故障需要临时停车检修时，必须提前开启右转向灯驶离行车道，停在紧急停车带内或者右侧路肩上。禁止在行车道上修车，机动车修复后需返回行车道时，应当先在紧急停车带或者路肩上提高车速，并开启左转向灯。进入行车道时，不准妨碍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

机动车因故障、事故等原因不能离开行车道或者在路肩上停车时，驾驶员必须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行驶方向的后方100米处设置故障车警告标志，夜间还须同时开启示宽灯和尾灯。驾驶员和乘车人必须迅速转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紧急停车带内，并立即报告交警。

线索提供 香香 忠锋 雪琪

这个手术 我省首例

鼻腔里“掏”出脑垂体瘤

□晚报记者 邢进 通讯员 陈锦屏

本报讯 脑垂体瘤是生长在大脑垂体的肿瘤，一般来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切除。但昨日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却通过鼻腔完整地摘除了一个脑垂体瘤，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手术的危险性和对患者的损伤。据悉，这种从鼻腔“掏”出脑垂体瘤的手术，在我省尚属首例。

患者刘某今年51岁，河南周口人，被诊断为脑垂体瘤。在市三院，耳鼻喉科专家张智风为他进行检查后，发现这个垂体瘤长4.5厘米、宽2.5厘米，体积有秤砣大小。这个“秤砣”放置在脑子中央，压迫视神经，紧靠动脉血管，并破坏了周围颅骨。

针对刘某的病情，耳鼻喉科的医生们进行了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开颅手术风险大，后遗症多，术中有可能损伤脑组织、神经及血管，造成失明、斜视、大出血、偏瘫甚至死亡。最终，院方决定采用鼻内镜手术。

昨日上午9时30分，手术开始。主刀的张智风小心翼翼地将鼻内镜送入刘某的鼻腔。打开蝶窦前壁，肿瘤就完整地显露出来。医生切开肿瘤的包膜，用一个吸切钻把肿瘤吸除得干干净净，仅1个半小时就结束了手术，比开颅术少用2/3的时间，费用也大大降低。目前，刘某情况很好，预计一周内即可出院。

“鹅，冤哪！” 2829只鹅莫名死亡

开封养殖户来郑维权

因为种鹅陆续出现死亡现象，开封的一家养殖场到河南农业大学动物医院寻求良方。不料想，在吃了大夫开的上千元的药物后，鹅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而是迅速蔓延，2829只种鹅陆续死亡，养殖场损失上百万元。为了弄清楚咋回事，昨日上午，养殖场主带着仅存的21只鹅来到医院讨说法。

晚报记者 张璇/文 周雨/图



鹅的主人向大家倾诉种鹅死亡的经过。

按医生嘱咐吃药，2829只鹅却陆续死了

10月6日，B区的种鹅又死了20多只，7日则死得更多。此外，A、C、D三区也有种鹅死亡。这下徐东升可坐不住了，又火速赶到了郑州。这次，徐东升没有直接到农大医院，而是先到了河南牧专的一家鸡鸭鹅医院，一名姓赵的专家检查后说“是大肠杆菌感染和霍乱”。并出具了一张证明书。而到了尹大夫那儿后，尹大夫则坚持让按照上次的药方继续吃药。考虑到农大医院的名气大一些，虽然对两个诊断有疑问，但他还是按照农大医院的医嘱治疗。

10月9日，又有大量种鹅死亡，徐东升又气又急，第三次来到郑州，这次直接把尹大夫带到养殖场实地检验。“我问他到底是不是得了传染病，他就是不回答。”最后，尹大夫还是开了同样的药让他继续给种鹅喂食。

此后的几天，每天上百只地死亡，转眼间2850只种鹅只剩下了21只了。“我们埋了整整7天啊，饭都吃不下去。”徐东升痛心地说，家里人和工人一边挖坑一边不住地掉眼泪，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几年培育的种鹅就这么死了，妻子几次哭昏过去，甚至有了轻生的想法。

近百万元打水漂，他想知道鹅是怎么死的

从15日到20日，徐东升一边含泪处理着成批的死亡种鹅，一边给医院打电话。“我就是想弄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徐东升说，他想不明白，“到底这些鹅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种鹅吃了药后会大批死亡而且死得更快了？”23日上午，徐东升多次用固定电话和手机拨打医院的值班电话，可始终没有人接听。25日上午，徐东升来到医院询问，可尹大夫也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要是他们再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诉诸法律，为种鹅维权讨个说法。”徐东升说，就是出于对医院名气的信任他才会一再相信尹大夫。他和妻子辛辛苦苦养殖种鹅5年了，一直很下工夫。目前这批种鹅已经到了产蛋高峰期，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90多万元，现在全没了。”徐东升说，近百万元打了水漂，这简直要了他们夫妻俩的命。

养殖场主带着21只种鹅讨说法

昨日上午10时许，在文化路与丰产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南的河南农业大学动物医院门前，21只鹅一字排开卧在地上，堵住了医院大门。

“2800多只种鹅，现在就剩下这21只了，我不能不要个说法呀。”说话的是开封一个种鹅养殖场的场主徐东升。

种鹅莫名死亡，医生开出千元药物

“我发现种鹅死因不明就赶紧带了几只来看病。”徐东升说，10月3日，养殖场的饲养员发现B区的种鹅有2只死亡，但原因不明。4日又有5只死亡，也看不出原因。5日早上，该区有10只种鹅死亡，另外还有几只出现了无力、不采食等状况。

当日上午10时，徐东升不敢再耽搁了，通过药物供应商的介绍，带着几只已经死亡的种鹅和几只患病的种鹅，来到河南农业大学动物医院治疗。

“他说不是传染病，问题不大。”徐东升说，接诊的是一个姓尹的老大夫，尹大夫解剖了3只，表示支气管有炎症、卵巢和肠子也有炎症，

但是问题不大。徐东升担心是传染病，但尹大夫说“不算”。随后，尹大夫给徐东升开了1580元的药，让他拿回去拌开后喂所有的种鹅，并表示“有病的治病，没病的预防”。

徐东升说，尹大夫开的药全是用透明袋包装，十分简陋，里面装的是灰色、白色、黄色的粉末，有50克、100克、200克的剂量。袋子上没有标注药品名称，也没有生产单位和有效期及适应症等。另外，尹大夫还开了5瓶针剂，但医院却没有给开发票和收据。想着是专家开的药，徐东升也没有多想，回去后按医嘱将药物拌入4000斤的饲料中。“我想着专家都说没事了，那这些鹅一定能治好。”

农大称该医院与学校无关

等了一上午，尹大夫的医院也没有人开门，上午11时许，徐东升找到了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宣传部一位姓王的负责人说，“河南农业大学动物医院”里的尹大夫确实是农大的退休教授，目前还在学校教课，虽然“河南农业大学动物医院”租用的也是农大的房子，但冠名“河南农业大学动物医院”并没有得到学校批准，动物医院也是私人的，所以与农大没有任何关系。

该负责人还说，对于该动物医院擅自使用“河南农业大学”招牌的行为，学校领导研究过后也会做追究。 线索提供 李四信



饲养员抱着一只病鹅，心里很不是滋味。